



透明的红萝卜》(中篇小说节选)

作者: 莫言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湿润润的,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拤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捆剥皮的大葱,慢慢吞地朝着钟下走。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牛那样饱满地鼓着。他拉动钟绳,钟撞击钟壁,“镗镗”响成一片。

老老少少的人从胡同里涌出来,会集到钟下,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像一群木偶。队长用力把食物吞咽下去,抬起头袖子擦擦被络腮胡子包围着的嘴。人们一齐瞅着队长的嘴,只听到那张嘴一张开——那张嘴一张开就骂:“他妈的睡!”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今日数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力全被他们给零打碎敲了。小石匠,公社要加派村后的滞洪闸,每个生产队里抽调一个石匠,一个小工,只好你去了。”队长对着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小伙子说。

三

小石匠长得很潇洒,眉毛黑黑的,牙齿是白的,一白一黑,衬得满面英姿,他把脑袋轻轻一摇,一绺滑到额头上,头发轻轻地甩上去,他稍微有点口吃地问:“队长当小工的人是谁,队长怕冷似的把膀子抱起来,双眼像风车一样旋转着,嘴里说:‘按说是个妇女好,可妇女要拾粪去,个男劳力又屈了屈’。”最后,他的目光停在墙角上,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纹的裤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枯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点点。

“黑孩儿,你这个小狗日的还活着?”队长看着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打摆子好了吗?”

孩子不说话,只是用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盯着队长看。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

“你是不要干点儿活儿挣几个工分?你这个熊样能干什么?放个屁都怕把你震倒。你跟小石匠到滞洪闸上去当小工吧,怎么样?回家找个小锤子,就坐在那儿砸石头,愿意动弹就多砸几块,不愿动弹就少砸几块,根据历史的经验,公社的事都是糊弄洋鬼子的干活。”

孩子慢慢地蹭到小石匠身边,扯扯小石匠的衣角。小石匠友好地拍拍他的光葫芦牌,说:“回家跟你后娘要把锤子,我在桥头上等你。”

二

一连十几天,姑娘和小石匠好像把黑孩忘记了,再也不结伴到桥洞里来看望他。每当中午和晚上,黑孩就听到黄麻地里引起百灵鸟婉转的歌唱声,他的脸上浮起冰冷的微笑,好像他知道这只鸟在叫着什么。小石匠是比黑孩好几岁,要百灵鸟叫起来,工地上就看不见小石匠的影子,姑娘就坐立不安,眼睛四下打量,很快就会扔下锤子溜走。姑娘溜走后一会儿,百灵鸟就歇了歌喉。这时,小石匠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脾气更加暴躁。他开始喝起酒来。黑孩每天都要走过石桥到村里小卖部给他装一瓶地瓜烧酒。

这天晚上,月光皎洁如水,百灵鸟又叫起来了。黄麻地里的熏风像温柔的爱情扑向工地上。小石匠攥着酒瓶子,把半瓶烧酒一气灌下去,那只眼睛被烧得泪汪汪的。刘太阳副主任这些天回家娶儿媳妇去了,工地上人心涣散,加班夜班的石匠们半躺在桥洞里吸烟,没有钻子要修理,炉火大死不灭地跳动着。

“黑孩……去,给老子拔几个萝卜来……”酒精烧着小铁匠的胃,他感到口中要喷火。

黑孩像木棍一样立在风箱边上,看着小铁匠。

“你,等着老子揍你吗?去……”

黑孩走进月光地,绕着月光下,我们更好地理解莫言,理解莫言作品的内涵。

—

出拳凶狠扎实,被他撞上一拳,小石匠就要转一个圈。后来,小铁匠头上挨了一拳,有点晕头转向,小石匠趁机上前,雨点般的拳头打得小铁匠的身体噼噼啪啪地响。小铁匠一猫腰,钻进了小石匠腋下,两只长臂像两条鳗鱼一样缠住了小石匠的腰,小石匠急忙夹住小铁匠的头,两个人前进,后退,后退,又前进,小石匠支持不住,仰面朝天摔倒在沙地上。

人群里爆发了一阵欢呼。

小铁匠站起来,吐吐吐口中的血沫,歪着头,像只斗胜的公鸡。

小石匠爬起来,向着小铁匠扑过去。一白一黑两个身体又扭在一起。这次小石匠将身体伏得很低,保护着自己的下三路不让小铁匠得手,四只胳膊紧紧地纠缠着,有时候,小石匠把小铁匠撞起来,转着圈抡动,但并不能把小铁匠撞出去。小石匠气喘吁吁,满身都是汗水,小铁匠却连一个汗珠都没掉。小石匠体力不支,步伐错乱,眼前出现重影,稍一懈怠,手臂便被拨开,小铁匠抱住他的腰,箍得他出气不匀,他再次仰天倒地。

第三个回合小石匠败得更惨,小铁匠一个癫痫钻裆把他扛起来,撵出足有两米远。

五

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敢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我知道许多鬼卒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爷对我不胜厌恶。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把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鬼卒又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举着,一步一步往上通往大殿的台阶。两边的鬼卒喊着口号,像成群的吸血蝙蝠叫喊。我的身体滴油沥血,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烟雾……鬼卒小心翼翼地将我安放在阎罗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

“大王,炸好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焦糊酥脆,只要轻轻一击,就会成为碎片。

我听到从高高的大堂上,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几近调侃的话:

“西门闹,你闹吗?”

“不,我要把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昂然下了高台,木板钉成的台阶在脚下颤抖。我听到鬼卒喊着我的名字,从高台上跑下来:

“喝了吧,喝了这碗汤,你就会把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仇恨忘記。”

我挥手打翻了碗,对鬼卒说:

“不,我要把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昂然下了高台,木板钉成的台阶在脚下颤抖。我听到鬼卒喊着我的名字,从高台上跑下来:

“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你的眼睛被秃鹫啄瞎了吗?你难道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像一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软了吗?”

阎王拂袖退堂,众判官跟随其后。烛火在他们的宽袍大袖激起的气流中摇曳。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皙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溢着馊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涂满红油的大碗里。鬼卒跑到我面前,脸上浮现着显然是不怀好意的微笑,对我说:

“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生你还还。”

突然降临的大喜事,像一扇沉重的磨盘,几乎粉碎了我的身体。阎王扔下一块朱红色的三角形令牌,用不耐烦的腔调说:

“牛头马面,送他回去吧!”

阎王拂袖退堂,众判官跟随其后。烛火在他们的宽袍大袖激起的气流中摇曳。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皙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溢着馊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涂满红油的大碗里。鬼卒跑到我面前,脸上浮现着显然是不怀好意的微笑,对我说:

“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生你还还。”

阎王拂袖退堂,众判官跟随其后。烛火在他们的宽袍大袖激起的气流中摇曳。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皙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溢着馊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